

第一章 找活幹掙錢養家

雪後初晴，冬日暖陽照耀在梅樹枝頭，梅花競相綻放，冷香撲鼻。

杜府後院裡的梅花開得最好，紅的白的交相輝映，又似乎不甘寂寞，竟攀著紅牆綻放到了圍牆外頭。

圍牆外頭的行人瞧見了都會停下步子，然後閉著眼睛，貪戀地嗅上一嗅。

院裡的梅樹下，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女孩正蹲在水井邊吃力地捶洗著衣物，一雙白嫩的小手早已凍得又腫又紅，可她毫不在乎，依舊極為認真地做著自己的事情。她先將衣物打著皂角搓洗一遍，又從井裡打了清水洗淨，最後再一件件擰乾，晾在事先搭好的麻繩上，如此才算完事。

「喜寶，原來妳在這裡，真叫我好找。」一個穿戴尚算不錯的中年婦人矮著身子鑽到梅樹下，神色緊張地道：「快別忙活了，大小姐正鬧脾氣呢，非得叫妳剝核桃給她吃。」

叫喜寶的女孩有些為難，她輕輕揉著自己凍得紅腫的小手，垂著眸子慢吞吞開口說：「可是秦嬤嬤，我剛剛才洗完所有衣服，手還凍著，怕是不能立即給小姐剝核桃吃了。」

秦嬤嬤這才瞧了瞧四周，見著五顏六色一大片，驚訝道：「喲，妳將囤了幾天的衣服都給洗了？」

她真是不敢相信，這麼大冷的天氣，府裡丫鬟都蹭著廚房裡的活做，只有這個傻丫頭才會做這些沒人肯做的活，瞧她那隻小手凍得都破了皮，差點沒爛掉，真真可惜了那副好皮囊。

喜寶長得好，做事也勤快，難怪府裡的人都喜歡她。

「這樣吧，我再去跟小姐說說，妳先回屋裡暖暖身子去，晚些時候過來。」素嬤嬤說著便解下腰間荷包，從荷包裡倒出了二十文錢，塞給喜寶，「拿著，妳娘還生著病，去給妳娘買藥。」

喜寶見著錢眼睛一亮，立即伸出紅腫的小手接過，然後向著秦嬤嬤道了謝。

「妳也甭謝我了，妳這丫頭懂事得讓人心疼。」素嬤嬤說著嘆了口氣，又左右四處瞅瞅，見沒人，方從懷裡摸出一個紙包，「方才小姐愣說今兒廚房裡的梅花糕做得不好，讓人給扔掉，我趁著沒人時撿了回來。妳拿去吃吧，別讓旁人瞧見，若是瞧見了告到小姐那裡去，我的飯碗就得丟了。」

喜寶將尚還熱呼呼的紙包緊緊抱住，聽了秦嬤嬤的話後拚命點頭，一臉認真地說：「我一定不叫旁人瞧見，我不吃，我要拿回去給我娘吃，我娘可愛吃梅花糕了。」

她的皮膚很是白皙，卻因著天氣緣故，雙頰處凍得有些微紅，一雙眼睛像是會說話似的，黑漆漆水汪汪，漂亮極了。

秦嬤嬤瞧著喜寶，嘖嘖嘆道：「妳這樣貌生得真叫好，可惜只是個丫鬟的命。不過，我看你們家公子待妳倒是不錯。」說著便笑了起來，「妳家公子生得英俊，又中了舉人，若是來年會試再中得進士，必是個有前途的。」

提到張天佑，喜寶心裡有些淡淡的失落，什麼公子不公子，那是她親哥哥。

她告別了秦嬾嬾，懷裡揣著熱呼呼的梅花糕，一路小跑著往自己跟母親的小屋子去。

那一處偏僻簡陋的院落是杜府下人們住的地方，冬寒夏熱，喜寶跟母親殷秋娘雖然不是杜府下人，但因著哥哥張天佑跟杜侍郎介紹時說殷秋娘是她乳娘，所以她們才會被安排住在這裡。

「娘，您瞧我帶了什麼回來給您吃。」喜寶喜孜孜地推開門，將梅花糕從懷裡掏出來，捧到殷秋娘面前，「看啊，是梅花糕呢，娘您最愛吃的梅花糕。」

殷秋娘不到四十的年紀，雖然髮鬢微白，卻身量適中，面容姣好。她放下手上繡活，慈愛地撫了撫女兒的額髮，「喜寶真乖，娘不吃，妳也愛吃，留著自己吃。」喜寶小心翼翼地拆開紙包，發現裡面只有兩塊，而且還被壓得扁了，不自覺嘟了嘟嘴，有些失望。

殷秋娘瞧著女兒的神色一陣心酸，嘆道：「要是妳爹還活著，必不會叫妳受這樣的苦，可惜妳爹死得早，妳也沒過多長時間的好日子。」看著女兒那雙凍得紅腫的小手，心疼得落了淚，「妳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，苦了我的孩子了。」

喜寶最怕母親傷心落淚，大夫說了，母親的眼睛越發不好，不能再流淚，否則會失明的。

她見母親又哭了，嚇得趕緊伸手去擦母親臉上淚水，「娘您別哭，女兒一點也不覺得苦呢，您瞧，我們現在至少三餐溫飽啊。」又晃了晃手上紙包，「看，還有梅花糕吃呢。」

說著便塞了一塊到殷秋娘嘴裡，隨後又將另一塊塞入自己嘴裡，細細嚼了好久才戀戀不捨地嚥下去。

其實張家原本家境還算殷實，喜寶也過了幾年富貴小姐的悠閒生活，只是在她七歲那年，父親突然一病不起，最後耗光了家裡所有積蓄也沒能將父親的病治好。父親走了，家裡一下失了頂梁柱，喜寶真真覺得像是天塌了一般。

她至今仍然記得家裡的下人們是如何落井下石的，他們將能拿的都拿走了、能賣的都變賣了，連一床能睡覺的破棉被都不留給他們。

那個時候哥哥十六歲，正在城裡的書院念書，娘為了更好的照顧哥哥，便將鄉下的房屋租了出去，然後帶著自己進城去有錢人家做短工。

娘的繡活好，經人介紹便去給城裡有錢人家的小姐繡嫁妝。

哥哥所念的書院是城裡最好的書院，光一年的學費就得百兩銀，這麼多錢都是娘用無數個日夜一針一線繡出來的。

最後哥哥秋闈中了舉人，娘熬壞了眼睛，哥哥竟然說娘只是他的乳娘……

喜寶知道，張天佑不是娘親生的，所以他心疼娘，自己是娘親生的，她會很疼很疼娘，所以她常常趁娘不知道的時候在府裡四處找活幹，能掙幾文是幾文，她要攢錢給娘買藥治眼睛。

到了晚上，喜寶趁殷秋娘睡著的時候，將秦嬾嬾給她的二十文錢從袖口裡拿出來，藏在床底下的一個罐子裡。

錢裝進去後她輕輕晃了晃，聽著裡面清脆的聲音，笑得眉眼彎彎，甜美的模樣煞

是可人，最終帶著甜笑入睡。

正因喜寶長得好，所以很不得杜家大小姐的喜愛，隔三差五就會找喜寶的碴。杜家大小姐杜幽蘭，乃是京城名門閨秀中數一數二的美女，又彈得一手好琴，早在去年春天樂陽長公主舉辦的桃花宴上就被江家六少爺相中，大婚之日正是今年的冬月初八，也就是三日後。

昨兒個下午，秦嬾嬾跟喜寶說，大小姐想吃核桃讓她去剝，其實是大小姐心情不好想找人出氣，好在被秦嬾嬾給擋了，不然喜寶又不會有好日子過了。

不過，秦嬾嬾擋得了一次卻擋不了兩次，第二日一早，秦嬾嬾又來找喜寶了。喜寶穿著紅底白花的半新襖子，梳著雙環髻，烏黑的頭髮用紅色綢帶挽起，綢帶被風吹得貼在雙頰上，襯得整個人嬌俏鮮嫩。

秦嬾嬾站在門口說：「昨兒個我跟小姐說，妳洗衣服將手洗得凍出血了，她嫌噁心，這才算了。今兒個一早，小姐才梳洗打扮好便說想見妳。這不，我就又來找妳了。」

喜寶是張公子帶來的，又不是杜府丫鬟，她不好以命令的姿態指使喜寶做什麼。再說那張公子是老爺的貴客，又是姑蘇城秋闈解元，他待喜寶這丫頭也不錯，誰知道這丫頭會不會有一天麻雀變鳳凰呢？

所以不管怎麼說，秦嬾嬾對喜寶還算滿客氣的。

喜寶實在不想見杜幽蘭，有些為難道：「實在沒有辦法了嗎？」

秦嬾嬾站在門外搓著手，「妳幫幫忙吧，去見見小姐，指不定是好事呢。」她眼睛一亮，又說：「對了，指不定真是好事兒，我瞧小姐昨兒雖然心情不好，可今天起來神色還算不錯。」

這個杜大小姐，仗著自己出身高貴又長得美，狂傲得很，誰知道她今天會不會又耍什麼花樣！

不過喜寶不想叫秦嬾嬾為難，便點頭道：「我跟妳去。」

路上喜寶向秦嬾嬾打聽，這杜大小姐可能因為婚期將近的緣故，所以才如此情緒不穩。

到了杜幽蘭的閨房後，杜幽蘭難得對喜寶笑了笑，然後揮退了左右。

杜幽蘭蛾眉淡掃，略施粉黛，端的是傾國傾城，她笑嘻嘻地向著喜寶招手，「妳過來。」

見喜寶警惕地看著她，她急了，一彎腰便將喜寶拽到她跟前，嬌嗔道：「妳那麼怕本小姐做什麼？本小姐又不會吃了妳！找妳來，不過是問妳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喜寶見杜幽蘭笑得詭異，狐疑地看著她。

杜幽蘭閉著眼睛嬌豔一笑，似是想到什麼，忽又憂傷起來。

她生得明豔動人，表情也甚是豐富，真真是一顰一笑都能叫人軟了身子。

喜寶感嘆，這個杜大小姐生得可真是好，難怪哥哥幾次私下偷偷跟她說，若是杜大小姐未有婚約，他必會娶其為妻。

這邊她兀自想著，那邊就聽杜幽蘭說——

「喜寶，我不想嫁入江家了，我做妳的嫂嫂可好？」

喜寶驚得瞪圓了眼睛，有些不敢相信地望著杜幽蘭，吞吞吐吐地開口，「小姐，您、您在說什麼……」說著便垂下眸子，語氣也有些弱，「喜寶只有一個娘親，沒有哥哥的……我才沒有哥哥！」

想到張天佑，喜寶心裡就生氣，哥哥都不認娘了，她還認這個哥哥做什麼！

哥哥雖然不是娘親生的，可張家落難時，到底是娘辛苦掙銀子供他念書的，若不是娘，他早就被退學了，哪裡還能有今日榮耀，哪裡還能得杜侍郎賞識？

雖然哥哥待自己不錯，但她一想到娘熬夜刺繡辛苦掙銀子的模樣，她就恨他。

杜幽蘭笑睇了喜寶一眼，伸出細長白嫩的手指戳她的額頭，「瞧妳這膽小的樣子，難不成妳還記我的仇？」抵了抵唇，又嬌嗔道：「我是捉弄過妳，還不是因著妳長得一副好相貌嘛。況且，我瞧張公子待妳那麼好，我……」使勁一跺腳，「哎呀，我就是嫉妒妳嘛！」

她對張天佑可謂是一見鍾情。

那日，她如往常一樣於後花園彈琴，忽而聽得有人以笛相合，琴笛合奏，兩人之間竟有著說不出的默契，她當時就動了心，一曲彈罷便起身去尋吹笛之人。

她一眼望去，便於夕陽下瞧見一身著青衫的男子，男子長身玉立，姿色秀雅，握住笛子的手似乎忘記收回，笛子還湊在唇邊，也正傻愣愣地瞧著她。

她從沒見過那麼清俊好看的男子，溫文儒雅，真真是人淡如菊的謙謙君子。

只可惜她跟江家六少爺已有婚約在身，她和他有緣無分。

若是昨晚沒有發現一個祕密，她或許還會願意嫁去江家，可現在不一樣了，她在爹娘那裡偷聽到祕密後，她誓死不會嫁給江璟熙。

她就該是張天佑的妻子，她跟江璟熙不過是一個錯誤，她現在要糾正這個錯誤。

喜寶見杜幽蘭一會兒眉眼含笑一會兒滿臉憂愁的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又想到剛剛杜幽蘭說想要做她嫂嫂的話，更是摸不著頭腦。

杜幽蘭不是就要嫁去江家了嗎？說什麼胡話？

「喜寶！」杜幽蘭終於回了神，似是下定決定做了選擇般，心情明快了不少，「妳哥哥都跟我說了，他也是迫不得已，妳不要怪他。」

她拉著喜寶的手，又說：「等我成了妳大嫂，妳也就是我小妹了，再過兩年我就給妳找個好夫家。」

喜寶終於忍不住問道：「小姐，您沒事兒吧？」她不知道張天佑到底跟杜幽蘭說了什麼，但感覺有些不妙，便小心翼翼瞧著杜幽蘭，「您不是只剩三天就要嫁給江家少爺的嗎？怎麼可能會嫁給我大哥……」

「這個妳就別管啦，我自有我的辦法。」她跟張天佑有婚書為憑，就算說到皇帝那裡，他們也是占理的一邊，怕什麼！

杜幽蘭沒什麼心眼兒，雖然有些大小姐脾氣，人並不壞。她敢愛敢恨，行事不矯揉造作，恨妳的時候，可以處處與妳作對；想要待妳好的時候，也會拚了命的對妳好。

她覺得前些日子著實過於刁難喜寶了，此番想要盡力彌補，便從自己的梳妝鏡前拿了一對金耳環塞給她。

「這是給妳的。」見喜寶不肯要，她硬是往喜寶手裡塞，「給妳妳便拿著，妳若不要，我便扔出去。」

說著做出想要往外扔的姿勢，喜寶這才肯收下。

因為昨天洗衣凍傷的關係，喜寶的手腫起來了，鼓得高高的，饅頭似的小手緊緊攥著金耳環，眨著眼睛說：「謝謝大小姐。」

杜幽蘭開心道：「原聽張公子說妳是他妹妹我還有些不信，如今看妳也承認了，我便覺得開心。好啦，本小姐現在要去做一件大事，妳先回去吧。」

喜寶見杜幽蘭肯放她走了，急急退了出去。

剛走出院子大門，候在外面的秦嬈嬈便迎了上來，細細打量喜寶一番，見她無事，方道：「大小姐沒有為難妳吧？」

喜寶感激地看著秦嬈嬈，點頭道：「大小姐沒對我怎麼樣。」

不但沒有，而且還說了不少胡話，但這個她可不敢跟秦嬈嬈說，只道：「我急著回去照顧我娘，昨兒個的事，謝謝秦嬈嬈了。」

秦嬈嬈見喜寶長得好看，而且勤快懂事，向來很喜歡她，笑著說：「沒事沒事，妳回去瞧妳娘吧，妳娘身子不好，記得給她買藥。」

喜寶應著，然後告別秦嬈嬈，一路小跑著往殷秋娘處去。

回去後，喜寶將杜幽蘭跟她說的話都一一跟娘說了，然後有些焦急地問：「娘，可怎麼辦？杜大小姐算是有夫之婦，哥哥怎麼能這樣？他不要自己的前程了嗎？」

殷秋娘捏住繡花針的手顫了好久，突然放下手中的活，抬眸望著喜寶，「女兒，知道妳哥哥為什麼至今都二十二歲了，卻還沒有娶妻嗎？」

喜寶有些不明白娘的話，搖頭道：「女兒不明白。」又試探性地問：「不是哥哥常說的，大丈夫當以前途為重，先立業後成家嗎？」

殷秋娘深深嘆了口氣，眸子裡似乎有淚光，道：「那都是妳哥哥跟妳說著玩的，其實他一直是有未婚妻的，杜侍郎跟妳爹是同窗，都是淳化二十七年的進士。

「他們同時高中，一時開心，便給杜大小姐跟妳哥哥定了終身大事。妳爹在的時候，兩家還有往來，後來妳爹去了，漸漸的關係也就淡了。」

如此說來，那杜大小姐說的倒也不是胡話了。

喜寶又說：「娘，可是杜家已經不承認這門親事了，哥哥只是一個小小的舉人，無權無勢，能有什麼法子？」她似乎有些原諒哥哥了，也心疼他，「只希望哥哥能夠想得開，等來年高中再另擇一門好親事。」

殷秋娘眼睛不好，尤其近些日子以來經常眼花，有的時候甚至會出現片刻失明的狀態，她怕女兒擔心，日日強撐著。

喜寶見娘沒說話，只是眨著眼，想必是累了，便扶著她往床邊去，為娘掖好被角後，她則拿著娘尚未繡完的繡品繼續繡了起來。

她性子靜，乖乖坐在一旁，低頭認真幹活，一句話不說。

殷秋娘見女兒如此聽話懂事，心裡又酸澀又欣慰，她不知道若是喜寶的爹瞧見了女兒現在這副模樣，會不會也心疼喜歡……

做完活，喜寶才歇下沒一會兒，那秦嬈嬈又風風火火地趕來了。她急匆匆推開門，對著喜寶母女說：「不好了，不知道大小姐對老爺說了什麼，老爺將妳們家公子趕了出去。現在府裡來了家丁，也要將妳們母女趕出去呢！我先趕過來給妳們透個風，待會兒不要被嚇到。」

聽娘咳了幾聲，喜寶趕緊跑過去將她扶住。

殷秋娘對著秦嬈嬈說：「這些日子以來，謝謝秦嬈嬈照顧，我們母女這就離開。」秦嬈嬈倒是承了謝，往身後瞧了瞧，然後道：「我可先走了，叫旁人瞧見，我怕也是要趕出去的。」又望著喜寶吩咐，「喜寶，好好照顧妳娘。」

她嘆了口氣，但到底沒再說什麼就走了。

之後在家丁來轟人前，喜寶就背著個小包袱，扶著殷秋娘離開了杜府。她朝四周望了望，沒見到哥哥的身影，竟有些害怕起來。

京城她們人生地不熟的，娘身體又不好，若是沒了哥哥，可叫她們怎麼活？

殷秋娘知道女兒擔心什麼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笑著說：「娘有手藝，妳又如此乖巧懂事，還怕無路可走嗎？喜寶，別怕，妳越怕就越會覺得無路可走。我們去找找妳哥哥，順便逛逛這京城，娘也好好看看京城現在的樣子。」

喜寶很聽娘的話，娘這樣一說，她又一點不怕了。

「娘，那我們晚上住在哪裡？」她捏了捏袖口裡的那對金耳環，突然想到什麼，一拍腿道：「糟了！」

方才走得急，那個存錢的罐子落在杜府了，裡頭可存著好幾百文錢，都是她背著娘偷偷幹活，辛辛苦苦掙來的呢。

殷秋娘心思細做事穩重，女兒偷偷攢錢她不會不知道，只是過去不忍心說破罷了，見女兒懊惱不已，開口安慰道：「算了吧，錢財乃身外之物。」又指著前面一家麵館，「妳也別氣了，娘帶妳去吃麵，娘叫兩碗麵，每碗加兩個蛋。」

喜寶很好養活，打小只要有得吃，哪怕只是鹹菜配白粥，她也能吃得很開心。

第二章 秦嬈嬈雪中送炭

喜寶陪著娘吃了麵，才出麵館，便迎面差點撞上一疾馳而來的駿馬。

騎馬的是一位紫袍金冠的青年，二十左右，英姿勃發，卻是一臉煞氣。他右手高舉馬鞭，左手緊握住韁繩，面含怒氣地盯著嚇得跌坐一旁的喜寶，毫不憐香惜玉，沉聲呵斥道：「找死！」然後手一用力，又揮著馬鞭疾馳而去。

喜寶見虛驚一場，趕緊去扶娘，然後便聽左右的人說——

「那不是江家六少爺嗎？怎麼急匆匆的？」

有人答道：「你不知道了吧，他未婚妻跟人跑了，怕是現在急著去杜府討說法呢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你可得與我細細說說，杜大小姐怎麼就跟人跑了？京城裡多少女子哭著喊著要嫁入江家呢，有那麼好的親事，她怎麼還跟旁人跑了？莫不是中了什麼邪？還是被鬼附了身？」

「哎，這我怎麼知道！不過，聽說是住在杜府的一個舉人，不是京城人。」

「嘖嘖，可真新鮮！放著江家少奶奶不當，竟跟著一個小小舉人跑了，這杜家，可鬧笑話嘍。」

「唉，誰知道呢？不過江家可不是好惹的，總之，我們就等著看熱鬧吧。」

喜寶聽著四周百姓的議論，轉頭望著娘，「娘，哥哥跟杜大小姐私奔了……」

殷秋娘這一跤摔得有些重，她只感覺頭暈眼花，眼前一片模糊，連女兒喜寶都瞧不清楚了，但她閉了閉眼，待再睜開時，視線又漸漸清晰起來，這才重重鬆了口氣。

喜寶雙手抱住娘的胳膊，吃力地扶著她，有些惶恐地問：「娘，江家人去杜家討說法了，他們會不會抓到哥哥？要是抓到了哥哥，將哥哥送到官府去可怎麼辦？」殷秋娘握住喜寶的手，安慰她，「放心吧，妳哥哥那麼聰明，不會有事的。」見天色不早了，又對喜寶說：「娘身上還有些碎銀子，我們先找家客棧住上一晚，等明天再去找其他住的地方。」

京城十一月的天氣已經很冷了，前兩天又下過雪，現在正是雪化的時候，更是寒冷，真真是寒氣逼人。

喜寶穿的是前兩年做的舊襖子，這兩年她長了個兒，舊襖子穿在身上明顯短了一截。

她兩隻潔白纖細的手腕就露在外面，兩隻腫得饅頭似的小手凍得紅紅的，她站在這裡覺得很冷，但她怕娘擔心，不敢說。

殷秋娘心裡發酸，看著女兒凍得都快爛掉的雙頰，再也忍不住的落了淚。

丈夫死了，兒子走了，自己的身子也一日不如一日，以後喜寶可怎麼辦才好？她一條賤命，沒了就沒了，可喜寶還沒找到好人家呢。

喜寶見娘哭了，一下子慌了神，立即將娘抱住，也委屈得哭了起來。

天又開始下雪，先是飄了雪花，然後越下越大，不久，殷秋娘跟喜寶身上便覆上了厚厚的一層白色。

天色漸暗，旁邊有個打馬而過的富家公子見到這場景，自然知道她們怕是日子過不下去了。

這富家公子身著淡紫華服，一頭墨髮以金冠高高束於頭頂，膚色白皙，挺鼻薄唇，一雙桃花眼帶著風流玩味之色。

他跳下馬，唇角蕩著笑意，緩步走過去，垂著眼睛上上下下打量著喜寶。

喜寶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也不理會他，伸出紅腫的小手揉了揉眼睛後，對殷秋娘說：「娘，我覺得冷，我們走吧。」

她見娘緊緊地閉著眼睛，後又緩緩睜開，可卻沒有瞧著自己，奇怪道：「娘，我在這兒呢，您怎麼了？」

殷秋娘尋著聲音將臉朝向喜寶，悲戚道：「喜寶，扶娘一把，娘的眼睛有些累。」

「哦。」喜寶聽話地去扶娘，小小的身子吃力地撐住她的身子，搖搖晃晃地說：

「娘，您別擔心，我有銀子的，我給您買藥吃。」

好在她身上還有早上杜大小姐給的那對金耳環，拿去換銀子就可以給娘買藥了。

喜寶扶著娘正要離開，那富貴公子卻攔住了她，喜寶依然不理他，轉了個方向繼續要走，富貴公子身子靈活一動，直接又擋住兩人去路。

殷秋娘感覺有些不對勁，問女兒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喜寶心裡有些慌，又覺得奇怪，娘難道瞧不見了嗎？

她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娘眼前揮了揮，見娘仍然一眨不眨地盯著她，她便知道，娘怕是真的瞧不見了。

她難受得很，但又不敢哭出聲，只能將眼淚又憋了回去。

「沒事的娘。」她抬眸瞧了瞧眼前的富貴公子，眸光裡有倔強之色，恨恨地說：

「只是面前擋了一條狼狗，女兒有些不敢走。」

其實喜寶膽子並不大，但若是有人惹急了她，她也不會任人欺負。

富貴公子輕笑一聲，慢悠悠道：「真是好大膽的丫頭，京城裡敢對本公子出言不遜的，還沒幾個呢。」

殷秋娘聽到了年輕男子的聲音，自然察覺出不對勁，慌道：「公子大人有大量，請別與小女計較。我們是外鄉來的，不懂京城裡的規矩，若是小女哪裡衝撞了公子，還請公子饒了小女。」

「還是這位嬸子會說話……妳們是南方來的？聽著口音不像北方的。」他站直身子，垂眸瞧著喜寶，見她又大又黑的眼睛裡蓄著水珠，嘴巴還倔強地噘著，心癢道：「這個丫頭的個性本公子喜歡，我瞧妳們好似走投無路了，這丫頭若是跟了我，我可以給妳們找個住處。」

「娘！」喜寶慌了，她緊緊抱住殷秋娘的腰肢，眼裡的淚水流了出來，狠狠瞪著那個公子。

殷秋娘抹了把淚，恨恨說：「即便是在京城，也得講道理。我們母女是良民，斷不可能為奴為婢！還請公子讓個道兒。」

旁邊給富貴公子牽馬的隨從突然跳了出來，指著母女倆鼻子罵道：「妳們知道我家公子是誰嗎？真是好大的膽子，我家公子想要的女人還沒有得不到的！妳個婆娘，識相的就別廢話，拿了銀子將女兒留下，趕緊走人！」

隨從這幾嗓子一吼，周圍突然圍上了許多路人，對著他們指指點點。

富貴公子面上有幾分掛不住了，他雖然想要什麼樣的女人就有什麼樣的女人，但那些不是婢女就是煙花女子，眼前這個討喜的丫頭是良家女，他自然不好下手。

「四少爺，要不要奴才將她們捆了，直接給您帶回府裡去？」那隨從繼續出主意，

「您難得回來一次，想必老爺不會說什麼。」

富貴公子既不想鬧事，但又不想放了喜寶，眨了眨眼睛，權衡了利弊，方道：「算了，回去吧。府裡出了老六那樣的事情，怕是老太爺正大發雷霆呢，我若是再開出點事兒，不妥。」

說完，一個縱躍便跳至馬上，握著馬韁並回頭看喜寶，「丫頭，本公子且先放過妳一回，若是下次再叫本公子瞧見，可就不會再放手了。」

富貴公子隨即騎馬疾馳而去，馬蹄濺起一地的雪花。

圍觀的百姓中有人問說：「這是誰家公子？好大的派頭！」

這時人群中擠出一個身穿深藍色粗布衣裳的婦人，見那富貴公子走了，趕緊快步走到喜寶母女跟前，伸手幫忙扶住殷秋娘，道：「妹子，妳也真可憐，唉，妳家公子也真是……」

秦嬈嬈有些說不下去了，原本以為喜寶這丫頭能夠飛上枝頭變鳳凰，殷妹子就能跟著享福呢，沒想到……

「唉，也怪這丫頭長得實在太好。這樣吧，總之我也不去杜府做工了，妳們去我家，我們還能互相有個照應。」

自從江璟熙單槍匹馬闖入杜府，在杜府大鬧一場之後，秦嬈嬈便離開了杜府，反正她也只是去杜府做短工的，又沒有賣身，來去自如。

她回去自家時會經過這鳳華街，然而才剛走到，便見這邊圍著一群人，她有些好奇就走過來瞧瞧，卻沒想到竟然遇到了喜寶母女。

喜寶見到秦嬈嬈像是見到了救星一樣，哭道：「秦嬈嬈，我娘的眼睛瞧不見了，可怎麼辦！」

秦嬈嬈自然看出來了，嘆了口氣說：「妳娘的眼睛，是生生給熬壞了。」又拍拍殷秋娘的手，「妹子，妳一個女人帶著孩子不容易，如果不嫌棄就去我家住。我家雖然簡陋，但好歹能讓妳們有口飯吃。再說，喜寶這孩子懂事勤快，我很喜歡。」她看著喜寶，越看越喜歡，突然眸光一亮，心裡暗暗有了打算。

殷秋娘感激地說：「給妳添麻煩了，妳真是我跟喜寶的大恩人。」

秦嬈嬈說：「什麼恩人不恩人的，我一直想要個女兒，可卻生了兩個兒子。」想到那大兒子跟大兒媳她就傷心，「唉，我們也算是有緣。我跟妳都早早沒了丈夫，以後老了也算有個伴兒。」

殷秋娘母女覺得心裡暖暖的，感嘆著這世道還是好人多的，也不再推辭言謝，跟著秦嬈嬈去了她家。

秦嬈嬈的丈夫死了有四五年，她生有兩個兒子，家裡經營著一家打鐵鋪子。

前年大兒子娶了媳婦後便分了家，她跟著小兒子過。

分家的時候按照孩子他爹的遺囑，家裡所有錢財歸長子，但打鐵鋪子跟這幾間屋子歸次子，婆娘一定要跟著次子過。

秦家的打鐵鋪子早幾年賺了些銀兩，但近年來天下太平，鋪裡的生意也就不太好。秦家長子秦大柱娶了媳婦分家後，便拿著銀子獨自搬出去住了，至於秦二柱，則還沒有攢夠娶媳婦的銀兩。

秦嬈嬈也頭疼得很，二柱也十八了，難不成要打一輩子光棍？

秦家的打鐵鋪子跟住房是在一起的，秦記鐵鋪在西街街尾，前面是鋪子，後面是住屋。

秦嬈嬈一走進自家鋪子，便見二柱只穿了件汗衫，正蹲在一旁使勁敲打。

屋子裡面的炭火燒得很旺，所以一點都不冷，可比外面暖和多了。

喜寶見鋪裡暖和可開心了，只要不受凍就好。

秦嬈嬈說：「二柱，別再忙活了，家裡來了客人，你去打些酒，再去買些肉回來。」

秦二柱聞言停了手上的動作，瞧了喜寶跟殷秋娘一眼，一張黑炭似的臉突然紅了。

秦嬈嬈心裡暗罵他沒出息，瞧見漂亮小姑娘竟然自己先害羞起來。

「這是你娘我在杜府認識的姊妹，你叫她殷姨吧，這是你喜寶妹妹。」又催促道：

「你還愣著幹什麼？娘叫你買肉跟買酒去。」

「哦。」秦二柱生得高大威猛、孔武有力，五官也長得不錯，就是膚色黑了點，話也很少，「這就去。」

說完低著頭轉過身，他沒看路，一不小心就撞到了柱子上，頭上立即腫了個包。秦嬤嬤幾步過去看了看兒子的頭，見沒什麼大事便打了他一下，又好氣又好笑，「瞧你這樣子，沒出息！」又意有所指地說：「你殷姨跟喜寶妹妹都愛吃梅花糕，你也順道帶點回來。」

殷秋娘立即阻止說：「大姊，不用了，住你們屋子就已經很打擾了，哪還能再吃糕點，這萬萬不妥。」

秦嬤嬤根本不理會殷秋娘，只催著兒子快去。

秦二柱大步跑到自己屋子拿了銀子，就出門買東西去了。

喜寶見秦二柱跑了出去，眼睛追隨了他一會兒，心想，怎麼穿那麼點就出去了？

秦嬤嬤見喜寶大膽地盯著自己兒子看，笑得更是合不攏嘴。

殷秋娘眼睛已經完全看不見了，無神的望著一處，目光有些呆滯。

她們這也算是絕處逢生，原以為老天不給她們母女活路了，卻沒想到在這最困難的時刻，秦嬤嬤伸手拉了她們一把。

殷秋娘覺得秦嬤嬤是個熱心腸的人，看她挺喜歡喜寶的，若是自己不在了，將喜寶託付給她，自己也能走得放心。

若說秦嬤嬤一開始幫助喜寶母女是出於憐憫之心，現在不得不說也有些私心了。

喜寶聽話懂事，長得還討喜，若是討她做兒媳婦，幾人應該能夠歡快相處，不過這也只是秦嬤嬤自己的打算，她還不知道殷秋娘是如何想的呢。

她現在也不敢挑明，萬一讓殷秋娘覺得自己心思不純，不同意不說還產生不愉快，得多尷尬。

「妹子，我們去後屋瞧瞧吧。」秦嬤嬤心情還是不錯的，伸手牽住殷秋娘，扶著她，「現在天色也晚了，天氣又冷，怕是城裡的大夫都不願出門。待會兒二柱回來，我讓他明兒一早就去請大夫給妳治眼睛。」

喜寶最擔心娘的眼睛了，聽了秦嬤嬤的話，趕緊從袖子裡將那對金耳環掏出來遞給她，一臉真誠地望著秦嬤嬤道：「我有銀子，這對金耳環可以換銀子給我娘治眼睛。」

秦嬤嬤心裡也有些酸澀，摸摸喜寶的頭，淺笑道：「喜寶真乖。」接過金耳環，拿在手裡仔細瞧著，忽的一頓，脫口而出，「喲，這不是杜大小姐的金飾嗎？喜寶，妳怎麼會有這東西，莫不是……」

莫不是她偷的？如果這樣，那真是她看走眼了。

喜寶看秦嬤嬤臉色突變，也從她的話語中也聽出了她的意思，急得揮手說：「不是的，不是我偷的，是大小姐給我的！」

秦嬤嬤卻不相信，杜府裡誰不知道大小姐不喜歡喜寶啊，怎麼可能給她金耳環？喜寶這丫頭連謊都不會說！

殷秋娘連忙解釋道：「大姊，我們母女一直有事情瞞著妳，但妳是我們的恩人，我想，有些話我一定要跟妳說了。」

秦嬈嬈心裡有些打鼓，不知道殷秋娘想說的是什麼……萬一她們母女其實犯了事可怎麼辦？那她還讓不讓她們住在這裡？

三人走到後屋秦嬈嬈的屋子，喜寶將娘扶坐在一邊，然後站在娘身邊。

秦嬈嬈則坐在了殷秋娘對面，屋子不大，也很簡陋，但屋裡燒著炭火一點都不冷。殷秋娘直接開口道：「大姊，其實我並不是張公子的奶娘，我是他的繼母。喜寶也不是他的丫鬟，而是他的妹妹。這些日子以來一直瞞著妳這件事情，真的對不住。」

秦嬈嬈頓住了，腦袋有些轉不過彎來，若是殷秋娘是張公子的母親，那張公子為什麼會對大家說她是他的奶娘呢？看那張公子平時溫潤如玉的樣子，也不像是愛慕虛榮的人啊？

但再細細去瞧殷秋娘，見她一臉誠懇，不像是在說謊，且喜寶平時是個乖巧的孩子，這些日子觀察下來，應該不會做出偷竊之事，至於那張公子，他都忘恩負義拐了杜侍郎家的大小姐跑了，的確可能做出不認繼母的事來，而大小姐若知道喜寶的身世，給她東西討好她也無可厚非。

秦嬈嬈嘆了口氣，「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！那張公子瞧著衣冠楚楚的，平日裡待喜寶也不錯，沒想到是這樣的人。妳怎麼說也是他繼母，他竟然貶母為僕，這太說不過去了！」越說越氣，她拍桌子道：「我家二柱要是這麼不孝，我早打斷他的狗腿了。」

喜寶也為娘不平，噘著小嘴說：「我爹去了之後，他的學費都是娘熬夜掙來的，他不認娘，我就是不喜歡他。」

「好了，喜寶。」殷秋娘拍了拍女兒的手背，又將臉轉向秦嬈嬈的方向，將張天佑跟杜幽蘭原有婚約的事情也說了。

秦嬈嬈萬分感慨道：「原是如此，不過這事一出，張公子的前程算是毀了。妹子妳不知道，那江家六少爺可不是好惹的，現在他頭上戴了綠帽子，面子沒了，他是不會輕易甘休的。」又想到白日杜府的事情，嘆息，「他是江太師的嫡孫，杜侍郎哪敢惹？杜府又理虧，杜大小姐身邊的丫鬟都被杜侍郎送給江六少爺了，說是任憑處置。」

喜寶想到白日騎馬的紫衣男子，不自覺一陣駭然，那公子年紀輕輕便一身戾氣，想必是個凶殘的。

殷秋娘倒是沒再說什麼，她也算對得起張仕，努力掙銀子供他兒子念書。如今是張天佑自己選了這樣一條不歸路，她也是無能為力。

秦嬈嬈現在對她們母女完全放了心，起身道：「喜寶，妳陪妳娘歇著，我去西邊那屋瞧瞧，待會兒吃完晚上讓二柱收拾收拾，以後就給妳們母女倆住。那屋子之前是大柱住的，現在堆著雜物，可得好好拾掇。今晚妳們就先湊合著跟我住一晚，明兒再搬。」

殷秋娘實在感激，起身說：「那真是給大姊跟二柱侄子添麻煩了。喜寶，妳跟著秦嬈嬈一起去，以後住在這裡一定要勤快些。」

喜寶應得歡快，「娘，您放心歇著，女兒一定不會偷懶的。」

秦嬾嬾也喜歡喜寶跟著她幹活，笑嘻嘻地伸手來拉她，將她饅頭似的小手緊緊攥在掌心，又對殷秋娘說：「二柱應該也快回來了，我帶著喜寶先去瞧瞧，看看有什麼需要添置的，然後去燒飯。妹子妳好好在這邊歇著，或者在炕上躺一會兒，等吃飯的時候我再來叫妳。」

殷秋娘直點頭，「不用躺著，我坐在這裡就好。」

秦嬾嬾笑咪咪攬著喜寶離開後，殷秋娘又摸索著坐下來，她現在眼前一片黑暗，真真是什麼都瞧不見，愣了一會兒，慢慢從懷裡掏出一塊玉佩。玉佩成色很好，瞧著便不是普通人家能有的，殷秋娘的指腹摩挲著玉佩上的一塊凸起，凸起處是一個「譽」字。

十四年了，她離開京城十四年，現在又回來了，不知道那個人過得好不好，好似來京城這麼些日子，也沒聽到關於他的消息。不過她離開的時候他已經娶妻了，想必現在子女繞膝，一家和美得很。

想到這裡，她也覺得沒什麼好懷念的了，指腹離開玉佩上的那塊凸起，將玉佩重新放入懷裡。

另一邊，秦二柱當時見了喜寶後有些傻，他娘讓他去買酒買肉，他也忘了加件衣裳，直接穿著汗衫就跑了出去。

他在外面淋了雪吹了風，回來凍得都有些麻木了，在前屋的鋪子裡就著火盆烤了一會兒火後，將鋪子門關了，然後一手提肉一手拎酒往後屋去。

秦二柱一走進後屋的院子，便聽到喜寶黏糯軟甜的聲音，帶著幾分羨慕與驚訝——

「秦嬾嬾，二柱哥竟然還敢打老虎啊，他可真厲害。那後來呢？」

他的臉頓時紅了，呆呆站在院子裡，兀自又淋了一會兒雪，然後才提著東西往廚房去。

廚房不是封閉著的，剛剛秦二柱站在外面其實可以將裡面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是喜寶跟秦嬾嬾背對著他，所以沒有瞧見他。

喜寶蹲在灶旁燒火，灶上的大鍋裡煮著飯，熱氣繚繞，香噴噴的。

秦嬾嬾原是在切菜，一個轉身，瞧見了傻愣愣站在一處的秦二柱，「傻站這裡幹什麼？沒看娘正忙著嗎！酒菜買回來了？」

低頭去看，卻見兒子手上拎著一大堆東西，左手提著一罈子酒，右手則是好幾個紙包，她看了喜寶一眼，笑著向兒子擠眼睛，「你小子倒也不算傻，去，將東西放那桌子上，然後去娘的屋子叫你殷姨出來吃飯。」

喜寶一見到秦二柱就站起身子，她現在寄人籬下，不得不小心翼翼瞧著別人的臉色。

秦嬾嬾眼珠子一轉，走過去將喜寶拉到秦二柱跟前，「喜寶，妳也別怕，妳二柱哥只是不愛笑，其實是個熱心腸的。以後妳住在這裡就當是自己家一樣，什麼粗活累活只管叫他去做。」

喜寶聽話地點頭，「我也會幫著二柱哥的，我什麼都沒有，可我能吃苦。」想到娘的眼睛，她咬了咬唇，微微垂了眸子，「你們要是能找大夫治好我娘的眼睛，

我以後就給你們做小丫鬟。」

秦嬤嬤樂得合不攏嘴，秦二柱臉發燙，丟下東西就走了。

但秦嬤嬤可不想喜寶給她做丫鬟，她想要喜寶當兒媳婦，且喜寶剛剛那意思，可不就是願意嘛。

「來，別站著了，看妳二柱哥給妳買了什麼好吃的。」她拉著喜寶走到桌子邊，隨手拆開一個紙包，裡面竟是京城最好的食鋪裡的糕點，「這是千層糕，可好吃了，妳嘗嘗看。」

喜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千層糕，她七歲之前吃過，真的好吃。可是爹死後，最奢侈的就是她在杜府吃的梅花糕了。喜寶想了想，還是搖頭，「我不吃，我省著給我娘吃，我娘最愛吃甜食了。」

秦嬤嬤好笑道：「有妳一份，難不成還沒有妳娘的？這是妳二柱哥特意買給妳的，妳不吃他可會生氣的。」

喜寶自然不想秦二柱生氣，點了點頭，「那我吃一口，剩下的給我娘。」說著揀了一塊最小的，輕輕咬了一口，糕點又鬆又軟又香又甜，這京城裡的千層糕可比家鄉的還要好吃呢。

秦嬤嬤看著喜寶笑了，將紙包重新包起來遞給她，「都給妳，妳拿回去收著，想吃的時候就摸出一塊來。」

「謝謝秦嬤嬤。」喜寶伸手接過，抱著紙包就往殷秋娘處跑去。

這麼好吃的糕點，她一定要讓娘現在就吃，娘吃了這麼好吃的糕點，一定就不會難過了。

第三章 江家少爺爭搶人

殷秋娘被秦二柱攙扶著，才出屋子門，就撞上了自家閨女喜寶。

「娘，二柱哥給我們買了千層糕吃，可好吃了，您嘗嘗。」邊說邊將還熱呼呼的紙包打開，揀了一塊形狀最好看的遞到殷秋娘唇邊，「還香噴噴的呢，娘，您吃。」殷秋娘含在嘴裡，只覺得嘴裡立即甜味四溢，真的很香。她知道這樣的糕點一定不便宜，「二柱，真是給你跟你娘添麻煩了。」她手摸索著摸到喜寶的頭，在她圓圓的腦袋上拍了拍，「喜寶，娘還有點散碎銀子，妳明兒個去布行扯點布，我給妳二柱哥做件衣裳。」

秦二柱長得壯實，容貌也還不錯，有門手藝又有武功在身。按理說他這樣條件的不該討不著媳婦，只是人太木訥了，且眼光也高，那些媒婆給他介紹的姑娘他著實瞧不上。

他當然也喜歡漂亮小姑娘，所以見到喜寶時一下子就亂了心。

秦二柱見喜寶又喜孜孜地將裝著千層糕的紙包折好，然後緊緊抱在懷裡，笑咪咪地瞧著自己，他也笑了，「殷姨，不用麻煩了，我有衣裳穿。您身體不好，別累著。」

他一直盯著喜寶看，見她身上的襖子又舊又小，暗暗下了決心，明兒個一定去成衣店給她買件新衣裳。

「那怎麼能一樣。」殷秋娘不同意，「這也算是我們的一點心意，我眼睛不好，

但我可以教著喜寶做，到時候裁剪針線都讓喜寶弄。」

殷秋娘是個聰明的，她讓喜寶給秦二柱做衣裳，意思已經很明確。

可是喜寶卻不懂，她覺得秦嬾嬾跟二柱哥對她們好，做這點事兒也是應該的，她很樂意，「娘，我可以的，我會做。」

秦二柱心裡也明白，便沒再說什麼，他又看了眼喜寶，只覺心跳得十分厲害。

「你們仨站那做什麼？快來吃飯了。」秦嬾嬾手在圍裙上搓了搓，笑嘻嘻地喚喜寶，「喜寶，扶著妳娘來，妳二柱哥買了很多肉菜，包准全是妳愛吃的。」

這頓晚飯是這六年來喜寶吃得最好的一頓，自從爹死後家裡一下子塌了，她就一直跟著娘吃苦，不是饅頭便是鹹菜，再好點的也只是一碗雞蛋麵，就算過年，別人家吃肉，她能喝點肉湯就不錯了。

娘之前跟她說要攢銀子給哥哥念書，所以她們母女能省則省。哥哥念的一直都是城裡最好的書院，那裡有錢人家的公子哥也多，所以除了每年的學費，娘在吃穿用度上都沒有短過哥哥。

喜寶有時候很不明白，到底哥哥是娘親生的，還是自己是娘親生的，為什麼哥哥吃得好穿得好，而自己連吃一頓豬肉都是奢侈。

當然，她一直是乖孩子，也只有想吃肉時才會在心裡抱怨一下，平常的時候，她還是非常聽娘的話的，娘說吃什麼她就乖乖吃什麼。好在她打小就不挑食，早年並沒有留下嬌氣大小姐的毛病，還是很好養活。

喜寶晚飯敞開肚皮吃，一口氣吃了三大碗飯，還想吃可是又不好意思，只得說自己飽了。因為吃得多，渾身充滿力氣，第二日才四更天她就醒了。

怕吵醒秦嬾嬾跟娘，她摸索著起床將院子都收拾了一遍，收拾完後見大家還沒起，她又去廚房給大家熬了粥。

她熬粥的火候掌握得好，特別香，秦二柱就是聞著香味起床的。

喜寶見到秦二柱，開心地叫他，「二柱哥，我熬好了粥，你過來吃啊。」

秦二柱穿著件黑色的半舊粗布袍子，袍子的顏色都有些變了，好在他身材好，長得也不錯，看起來可比昨日穿著汗衫好得多。

他應了聲，進去廚房吃了滿滿的兩大碗，見喜寶還要給他盛，他站了起來，「我飽了，現在要出門一趟，妳自己多吃點。」走到外面又回頭問喜寶，「妳喜歡什麼顏色？」

喜寶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，但又不好不答，便說：「黃色。」

秦二柱出門是去給殷秋娘請大夫的，大夫過來後問了殷秋娘的情況，診斷完搖頭說：「這眼睛是生生給熬壞的，能夠復明的可能只有四成，我先開副方子，敷點藥看看效果，半月之後我再來。」

殷秋娘謝了大夫，大夫起身又說：「妳的身子情況很不妙，若是不想再有個病痛什麼的，平日能躺著就別坐著。若是條件允許，多吃些補品，身子是自個兒的，可不能虧待。」

誰想虧待自己？若是有銀子，誰不想吃得好又穿得好？左不過都是窮的緣故。

大夫走後，秦二柱帶著喜寶去藥鋪給殷秋娘抓藥，抓藥的銀子殷秋娘堅持自己

付，她現在真真覺得自己就是個累贅，拖累了喜寶，還拖累著秦家母子。
秦二柱給喜寶買了新衣裳，他不好意思給喜寶送去，還是秦嬤嬤拿過去的。

秦嬤嬤原本幫助她們母女是好意，可殷秋娘的身子實在不好，一段時間下來她也漸漸覺得有些吃不消，做好人誰不想？但想做好人，那也得有那資本才行。她辭了杜府的活，現在四個人的吃穿用度全靠二柱一人，二柱又不是鐵打的身子，怎麼吃得消？她也心疼兒子。

「妹子，身子可覺得好些了？今天二柱去集市買了隻烏骨雞，已經燉上了。」秦嬤嬤走過去坐在床邊，看著殷秋娘雙眼上蒙著的白布，「妹子，妳這命可真是夠苦的，好在有個孝順的女兒。」

殷秋娘其實很不好意思，她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，但轉念一想，若是自己不在了，喜寶可怎麼辦？她不放心的女兒。

她抿抿唇，感激的話說多了實在廉價，但現在除了抱歉與感謝，已經不知道說什麼了。

秦嬤嬤是有事兒來找她的，見狀笑著說：「現在天下太平，又沒有戰爭，二柱這打鐵的生意也不好。我想我身體還算好，喜寶又是個靈巧的，我可以帶她去大戶人家做短工。」

她見殷秋娘沒說什麼，又道：「妳放心，不會是什麼粗活累活，也就是燒燒火端端盤子什麼的。」她已經跟一個姊妹說好，只要跟殷秋娘這邊定了就可以帶喜寶去。

秦嬤嬤挪了下屁股繼續道：「將近年底，那些大戶人家都忙得很，不得不在外面雇人，雇人的銀子都開得比較高，到時候說不定還有個打賞什麼的。」

殷秋娘有些猶豫，慢吞吞開口說：「不會……賣身嗎？」

「這怎麼會！」秦嬤嬤笑著搖頭，「天子腳下，妳若不願，難不成還逼著妳賣身？這是萬萬不會的，妹子妳就放心好了。」

喜寶捧著一篩子的紅辣椒進來，她聽到秦嬤嬤說的，直接對娘說：「娘，您就讓我跟著秦嬤嬤去吧，我在這裡只吃飯不做事閒得慌，況且我還想掙銀子給您治眼睛買補品呢，怎麼能只靠二柱哥一人，我想跟秦嬤嬤去。」

秦嬤嬤走過去將篩子接過來放在一邊，「那就這麼定了，我這就去應了我那姊妹，那些大戶人家選短工也是有講究的，長得越好看的姑娘給的工錢就越高。像我們喜寶這樣的，肯定能拿不少。」

殷秋娘點點頭，叮囑喜寶，「記住，要多做事兒，少說話。」

喜寶開心地應下，就跟著秦嬤嬤去了。

秦嬤嬤那姊妹給她們介紹的正是江家，江老太太因著四嫡孫回來了，說要好好樂呵樂呵，便打算請戲班子來唱戲。

江老太太的三媳婦，也就是江四少爺的親娘提議——何不在府裡設個賞梅宴？還可以請一些名門千金過來，到時候再讓老六選選。

聽江三夫人這麼說，江四夫人就不高興了，她親兒子生生戴了頂綠帽，這是值得樂呵的事情嗎？三房也欺人太甚了！不就是兒子回來了，有什麼了不起的，好像誰沒個兒子似的。

後來賞梅宴到底沒辦，但江老太太愛看戲，還是請了戲班子過來。

秦嬾嬾聽說是江家，有些猶豫，「就沒其他人家了嗎？」

那老姊妹一拍大腿，「哎喲，不是妳叫我將工錢最高的人家留給妳嗎？現在又猶豫起來？我跟妳說，妳們去，就是端端盤子倒倒水的活兒，又輕鬆又掙銀子，妳們要是不去，我可介紹給其他人了。」

「去，去去去！」秦嬾嬾抓著她姊妹，用手肘搗了搗她，「有銀子當然想賺，誰會跟錢過不去！」

然而等喜寶跟著去幫工才知道，這可不是她以為的端茶倒水那麼簡單，戲還沒唱起來的時候，她得在廚房一起燒火做飯，天氣太冷菜沒人洗，喜寶只得跑過去先將菜洗乾淨。

秦嬾嬾則被派去幫著搭戲臺子，跟喜寶不在一處，不過她們約好了，到時候在江府後門碰面。

這邊菜剛燒了一半，門外就走進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，女子鵝蛋面容，個子高挑，頭上戴著金飾，穿著乾淨俐落，「四少爺愛吃的清蒸魚怎麼還沒做好？」她蹙著眉，「就知道忙著做六少爺愛吃的菜，我可告訴妳們，四少爺今日心情很不好。」一個丫頭捧著清蒸魚過來，殷勤地說：「已經做好了，正準備送去呢，紫芹姑娘可得替我們說些好話。」

叫紫芹的沒接，外面那麼冷，她可不想親自端著，她抽出帕子擦擦鼻尖，環視了下四周，目光落在喜寶身上，「妳，端著跟來吧。四少爺若是心情好了，可是有賞的。」

喜寶聽說有賞，自然願意跟著去，她跟著紫芹往四少爺江璟閔的院子去，紫芹在門口停了步子，道：「四少爺一您要的清蒸魚已經做好了，奴婢可否端進去？」裡面忽而傳來軟黏嬌媚的女聲，紫芹臉色頓時有些不好，她知道自己怕是壞了四少爺的好事兒了。等了一會兒，沒聽到吩咐，她便揮手示意喜寶離開。

可喜寶還沒轉身呢，便聽得裡面傳來一個聲音——

「進來吧。」

聲音低沉磁性，還帶著幾分慵懶，喜寶卻覺得這個聲音好生熟悉。

紫芹領著喜寶剛進屋子，頓時就傻住了，四少爺屋子裡的這個女子，不是六少爺院子的桂枝嗎？準確來說，是杜府送給六少爺的丫鬟，她怎麼會跑到四少爺院子來了？

喜寶見到桂枝也傻愣愣的，「桂枝姊姊……」眸光觸到她旁邊的江璟閔時，更是傻住了，眼睛瞪得圓圓的，再說不出一句話——這個四少爺就是那天在街上說要討她做丫鬟的富貴公子。

桂枝其實一點也不喜歡喜寶，首先因為這個小丫頭勤快又漂亮，其次是因著張天佑的關係。杜大小姐曾跟自己說過，喜寶根本不是張天佑的丫鬟而是他的妹妹，

所以她將張天佑拐走大小姐那筆帳算到喜寶頭上，若不是他們兄妹，大小姐就不會走，大小姐不走，她就會跟小姐一起作為陪嫁丫鬟嫁入江家，將來穩妥當姨娘的命，而不是現在這樣。

江六少爺對她並不好，她為了自己的將來，必然要另謀出路。她雖然知道江四少爺不是個可靠穩妥的人，可比起六少爺那張凶神惡煞的臉，她寧可對著四少爺。江璟閔見著喜寶，自然就對桂枝沒什麼興趣了，將她推開，直起身子洗了手，轉身問桂枝，「妳們認識？」

桂枝靜靜站在一旁，撇了撇嘴，回道：「不算熟，見過幾面而已。」

江璟閔淡淡「哦」了聲，又說：「都出去吧。」見喜寶竟然也要往外跑，他長手一伸，拽住了她的衣領，似笑非笑道：「妳跑哪兒去？」

喜寶感受到後頸處的冰涼，臉一下子就紅了，急道：「我自自然要回去，我還有很多事情沒做呢，待會兒嬾嬾肯定又要找我了。」

江璟閔覺得好笑，稍稍一用力便將喜寶拉到自己懷裡，冷眼看著紫芹，「去跟廚房說一聲，我喜歡這丫頭，留下了。至於她的工錢，翻倍。」

「是。」紫芹應聲，對著有些不情願離開的桂枝道：「桂枝姑娘難道沒聽到四少爺的話嗎？他讓妳出去。」

桂枝心裡不甘，自然又將這筆帳算到喜寶頭上，她現在已經是四少爺的人了，若這事被六少爺知道那還了得？六少爺非得弄死她不可。

不行，她得想辦法給自己找出路！都怪這死丫頭，一次又一次壞自己好事兒！

她忽的靈光一閃，對哦，喜寶不是張天佑的妹妹嗎？若是叫六少爺知道她就在府裡，還不得鬧翻了天，到時候就等著看熱鬧吧。

紫芹跟桂枝退出去之後，江璟閔放開了喜寶，垂眸笑看著她，「還記得我之前說過的話嗎？」見她離得老遠，他搖頭道：「沒用的，進了這江家大宅，再想出去可就難了。」

喜寶不信，「我不是你的丫鬟，我沒有賣身，我想出去就出去。」

江璟閔覺得這丫頭實在不識時務，還幼稚得很，他決定好好教育她，「妳知不知道權勢是用來幹什麼的？知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擠破腦袋都想考進士當官？因為有權了才能有錢，才能要什麼有什麼。」

喜寶不太明白他的話，一直皺著秀氣的眉毛瞧著他，然後很堅定地說：「反正我就是良家女，我就是不賣身。」

「沒人叫妳賣身。」江璟閔倒是挺喜歡她那點小性子，歡快道：「妳娘呢？妳們住哪兒？怎麼妳一個人出來做事情……」

喜寶想到娘，有些擔心，也就放鬆了警惕，「我娘病了，她眼睛看不見了，大夫說她身體也不好，我要掙銀子給我娘買藥。」她一點都不怕吃苦，就怕娘不聲不響地離開她，「等我娘身體好了，我們就回家鄉去。」

江璟閔又上下仔細瞧了喜寶，上次見到她時天色有些暗，沒看得很清楚，今日細細一打量，只覺得這丫頭真真是個美人胚子。他也知道這個小丫頭是個良家女，若是對她來硬的怕是不行。

他眯了眯眸子，向著喜寶走近幾步，笑說：「妳很缺銀子？」

喜寶退了一步，跟他保持一定距離，「缺，但我就是不賣身！」賣身就是奴婢了，還不得任他所為，就算再缺銀子也不能沒了自尊。

江璟閔點頭，淡淡說：「我已經說過了，沒打算叫妳賣身給我做丫鬟，我江璟閔不缺丫鬟。」他神色頗不耐煩，俊逸的面容微微漾著怒氣，「還沒有一個女子敢如此回絕爺呢，妳是第一個。」

喜寶一直低著頭沒說話，見江璟閔也不說話了，低低道：「四少爺，若沒有其他事，我回去做事了。」她豎著耳朵聽，沒聽到江璟閔的聲音，又不敢看他臉色，便低著頭往外走。

「妳給我站住！」江璟閔上前一步，緊緊扼住了喜寶手腕，眸子攢著怒火，目光膠著在喜寶臉上，「妳要是敢踏出這屋子一步，可就別怪爺不客氣了！妳不是最在意妳的母親嗎？妳若是不聽我的，我叫妳一輩子見不著妳母親。」見喜寶惡狠狠盯著他，眼睛裡蓄滿淚水，他心有些軟了，但語氣沒軟，「不信，妳就給我試試看。」

喜寶最在意娘了，這是她長到現在，第一次這麼赤裸裸地感覺到權勢的無恥。她很是恐慌，一下子就嚇哭，還不敢大聲，抽抽搭搭的，像是小貓兒在叫一樣。江璟閔真真覺得拿她沒辦法，軟的不行，硬的也不行，那怎麼辦？

「好了，別哭，我嚇唬妳的。」他決定還是軟一點比較好，「不過如果妳留在江府、留在我身邊，我不但不會要妳賣身，而且還會託關係請宮裡的太醫給妳娘治病。」

「真的？」喜寶頓時就不哭了，有些不信地看著他，只是眼睛裡蓄著的淚水還一直往外滾，小心翼翼道：「宮裡的太醫真的能治好我娘的病嗎？」

「宮裡的太醫可都是給皇上、皇子還有娘娘們治病的，妳說能不能治好妳娘？」江璟閔伸手給喜寶擦淚，見她的雙頰凍得發紫都快爛掉了，心裡忽而有些不好受，「妳若是怕我對妳怎樣，也不必留在我身邊，可以去少奶奶那裡伺候著。」

喜寶見識少又單純，禁不起誘惑又救母心切，差點就要感激地應了。

就在此時，江璟閔房間的門突然被人踹開，出現一個身著絳紫色袍子、髮束金冠的男子。

他面容跟江璟閔有幾分相似，都是挺鼻薄唇、烏髮濃眉，連身量也差不多，不同的是氣質，江璟閔若是不說話，瞧著挺謙謙君子的，而唐突闖進來的這男子，瞧著就是一身煞氣。

喜寶想起來他是誰了，就是上次騎馬差點撞到她的那個人——江家六少爺。

「就是她？」江六少爺江璟熙冷冷出聲，問旁邊的桂枝，眸子半眯，「她就是張天佑的妹妹？」

桂枝偷偷瞧了眼江璟閔，見他臉色先是憤怒，然後吃驚，最後轉為無所謂的淡然一笑，她方鎮定下來，點頭回江璟熙的話，「是，她叫喜寶，是張天佑同父異母的妹妹。」

「好。」江璟熙得到確認，站直了身子，看著江璟閔，「四哥，這個丫頭我要了。」

他口中雖叫著四哥，卻沒有一點恭敬之色。

府裡人人都知道，三老爺跟四老爺都是老太太嫡出，在幾位老爺中身分最為顯貴，但關係也最為不和，這其中是有原因的。

江璟閔有些不甘心，到嘴的肥肉最後便宜了別人？不過這個六弟的脾性他是知道的，若是他不放手，這事兒必定會鬧大。六弟必然不怕鬧大，可他怕，他在祖父跟祖母眼中一直都是乖孫子的形象，若是叫二老知道他強搶民女，怕是有損他名聲；若是將這丫頭讓給六弟處置，六弟必會鬧出點什麼，到時候他等著看好戲就行。

「六弟，我倒是無所謂。」他伸手指著喜寶，「若是喜寶姑娘願意跟著你走，你就將她帶走吧。」

「哼！」江璟熙抿著薄唇，表情冷冰冰的，「這就不勞四哥煩心了。」

喜寶意識到哥哥的債怕是要她來還了，嚇得抱頭就要往外跑，卻被江璟熙攔腰撈了起來，扛在肩上就往外走。

桂枝又偷偷瞧了江璟閔一眼，見他忽而收起笑意一臉嚴肅地瞧著自己，嚇得立即跟著江璟熙跑走了。

Crescent Family